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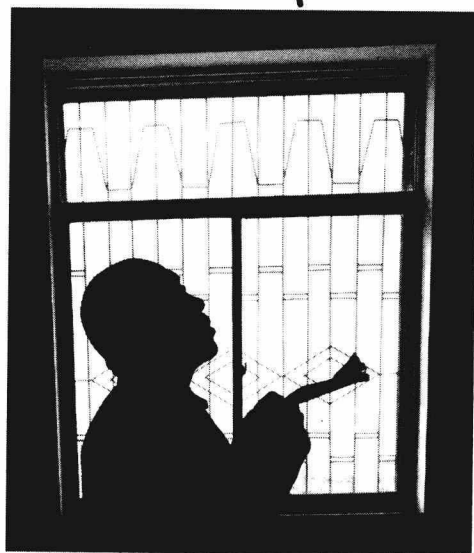
我的命运 谁做主

陆牧郁 著

人民日报出版社

我的命运 谁做主

陈叔郁 著



人民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的命运谁做主 / 张牧邨著. —北京: 人民日报

出版社, 2011.1

ISBN 978-7-5115-0250-6

I. ①我… II. ①张…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34089 号

书 名: 我的命运谁做主

出 版 人: 董 伟

作 者: 张牧邨

责任编辑: 宋 娜

出版发行: 人民日报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金台西路 2 号

邮政编码: 100733

发行热线: (010) 65369527 65369512 65369509 65369510

邮购热线: (010) 65369530

编辑热线: (010) 65369521

网 址: www.peopledaily.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温林源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16

字 数: 250 千字

印 张: 23

印 次: 2011 年 1 月 第 1 版 2011 年 1 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15-0250-6

定 价: 35.00 元

真实就是最大的力量（序）

在我们的时代，著书立说已变得十分无聊，人们写出来的东西，他们根本没有思考过，更不必说亲自经历了。所以我决心只读死囚犯写的书，或者读以某种方式拿生命冒险的人写的书。

——哲学家 克尔凯郭尔

说实在的，很久不愿意读中国作家写的东西了，因为中国的文学界早已成功的伤害了我的阅读兴趣和感情。除了读章诒和、陈桂棣、杨显惠等部分作家的作品能打动我以外，读大部分中国作家的作品常常让人无功而返。既不能看到真实的历史，也不能看到真实的现实，同时也得不到心灵的震撼，无非是消遣和休闲而已。

所以，当我收到这部尚在监狱服刑的原“死囚犯”写的原名为《冰灯》的作品时，并没有寄予多大的希望，只是出于对每一个作者都表示尊重的礼节性浏览而已，结果这部作品却让我大吃一惊。尽管作者的文笔不够老练，但其中对个人命运和监狱生活的全景式描述，让人非常震撼与感动。我是流着泪读完这部带有自传体性质的纪实小说的，真实就是最大的力量。

这是一个被罪恶异化了的爱情故事，一部解读黑土地文化和人性善恶的心灵史。通过男主人公田文革的犯罪故事，揭示了犯罪和罪犯带给多个家庭和整个社会的巨大伤害，以及监狱在改造犯人过程中的尴尬与无奈。同时，通过女主人公鞠三杏面对诸多压力的挣扎与努力，讴歌了爱情的伟大与生活的艰辛，与当年路遥的《平凡的世界》有同样的艺术感染力。让人在思考犯罪与灵魂救赎的过程中感受到生命的尊严和世界的残酷。

这部作品既是这位“死囚犯”的灵魂自白，也是他的忏悔录，同时也是他的处女作。以真实的细节和朴素的笔法，全景式的描述和揭示了监狱生活的内幕，堪称当代中国的“肖申克的救赎”和“罪与罚”。这部小说的出版，在我国刑事犯罪率每年节节攀升和“躲猫猫事件”与“赵作海事件”频发的今天，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值得每一个即将步入社会的青年人人手一册。看了这部书，许多人就会不敢去犯罪。这是一部父亲推荐给儿子的必读书，让人在忏悔和泪水中产生对生命的敬畏与感动。

多少年了，中国文坛很少出现这样的题材和作品。这是一部真正揭露现实的小说，这部作品的出现，将给中国的作家杀出一条血路，否则中国的文学界死路一条。

存在主义哲学大师克尔凯郭尔说：“在我们的时代，著书立说已变得十分无聊，人们写出来的东西，他们根本没有思考过，更不必说亲身经历了。所以我决心只读死囚犯写的书，或者读以某种方式拿生命冒险的人写的书。”

大作家加缪则说：“囚犯和殉道者的数量在地球表面已经惊人的增大了，面对着这样多的痛苦折磨，如果艺术还硬要充当一种奢侈品，那就会同样是一个骗局。”

因此，当中国的文坛已堕落成某些小众和群体疯狂享乐和自我麻醉的奢侈品时，对中国青少年犯罪率的上升，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种骗局的形成，是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文人的巨大耻辱。

是为序，真诚向广大读者推荐这位“囚犯作家”用血和泪酿成的处女作。

贺雄飞

2010年11月23日于北京

目 录

第一章 命本非命：一切都是没有结局的开始…………… 1

逃出去被抓到了是死，这样直接押到刑场也是死，但逃出去起码还有一线生的机会。现在这条命，已经变得一文不值，为什么不用一文不值的命，去拼上一拼呢？

这么多年来，他从来没有想过，自己的生命会在廿七岁这年戛然而止。他不想死，不想被人像捆牲口一样拉去枪毙。虽然剥夺了别人的生命，田文革依然希望能继续活下去，并认为这是他的权利，任何人都应该剥夺的权利。

杀戮，是解决问题最干净彻底的办法，反正一个是杀，两个也是杀，只要能获得自由，有多少障碍就要拔除多少。他认为自己有权利逃出去，而且必须尽快逃出去，回到自由的世界，自由地呼吸空气，自由地与田恬嬉笑打闹，自由地陪着家人吃饭聊天……

第二章 运本非运：一切都是稍纵即逝的追寻…………… 56

审判要到法院进行，田文革已经在心底进行过无数次的演练，做好了全部准备工作。那个令人诅咒的沉重的铁镣，对自由已经不再构成威胁。经过两个月的不懈努力，两个黄铜镣钉，已被田文革锯得只剩一点点。剩下的部分，只要一用力，就可以拉断。为了不让别人发现这个秘密，他还用窝头芭子面塞满豁口，再用布条打磨平整。金黄色的芭子面和金黄色的镣钉，浑然天成，不

仔细看，根本发现不了。同时田文革也确信，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人发现他的秘密。

在这个过程中，死人是必然的。田文革已经做好杀死别人，或者被别人杀死的准备。与杀害廉大伟不同的是，对此他进行了精心的策划。

第三章 命中有运：一切欢乐都没有微笑…………… 104

铁窗，冰冷的铁窗。城里很多人家，也安上了铁窗。那是用来防贼的，贼在外面进不来，家就多了一份安全感，就能踏踏实实地做个好梦。田文革躺在床上，透过铁窗看着那弯新月，默默想着：这里的铁窗也是防贼的。不过，并不是防止贼人进来。贼对这种地方，躲还躲不及呢。这是监狱，是关押各种贼的地方。这些铁窗，和那道厚重的铁门一样，都是防止贼逃出去的。贼被关到这种地方，就会为更多人保留一份安全感。可是为什么天天都在抓贼，却一直抓不干净呢？难道说像我这样的人，生下来注定就要做贼吗？

第四章 运中有命：一切苦难都没有泪痕…………… 172

他对这个世界感到绝望，决定用死亡的方式维护最后的尊严。现在他唯一需要做的，就是要为死亡、为结束自己的生命，做好准备工作。

田文革撒完一泡尿，然后抽出腰间系裤子的绳子，用手使劲拉了拉，觉得绳子足够结实。跳上蹲位之间水泥隔断，他攥住一个绳头用力一甩，绳子就搭到暖气管上。两个绳头打一个死结，做好一切准备工作，田文革脸上露出得意的笑容。到目前为止，一切都很顺利，这是一个好兆头。

田文革微笑着，将头伸进绳圈，又看了一眼这个世界，心里

轻轻念叨一句：“爹、娘、三杏、田恬、田浩，我走了……”

第五章 命亦为运：一切希望都带着注释…………… 236

听完叙述，鞠三杏身子一软，无力地坐到吴立梅身边。田文革已经成了她的噩梦，可能一生都无法醒来的噩梦，如今这个噩梦，又降临到女儿身上。这是她不曾想到的，也是不愿看到的。

那一刻，她仿佛感到，一个巨大的阴影正慢慢地压过来，逐渐模糊了她的视线。在这个阴影里，鞠三杏看不到太阳，看不到天空，也看不到大地。庄稼、绿树、鲜花、小村，小村上空袅袅的炊烟，甚至皑皑的白雪、凄厉的北风和厚重的铅云，统统不见了踪影，到处是灰蒙蒙一片，到处是鬼怪触角一样狰狞的迷雾，让她感到发自心底的寒意。

第六章 运亦为命：一切信仰都带着呻吟…………… 295

值班犯人也停下脚步，神秘地说道：“前天我去二监区看老乡。老乡哭着跟我说，他的儿子只有十六岁，参加了一个抢劫团伙，入室杀人、抢劫、强奸多起，刚刚抓起来。老乡还说，那个团伙的首犯，就是齐昊忠的两个儿子，他们都年满十八周岁了，这次肯定得走铜……”

静静地听完，田文革哆哆嗦嗦地将香烟掐灭，却没有说话。

值班犯人慌忙又递过一支香烟，为田文革点燃说道：“唉……劳改犯的儿子，大部分只能子承父业，这就是他们的命……”

“命……咱们的命运……家人的命运……”田文革的嗓子有些发干，闭上眼睛摇摇头说：“那么一念之间，就全部改变了……”

第一章

命本非命：一切都是没有结局的开始

有一日，该隐拿地里的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亚伯也将他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的脂油献上。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该隐就大大地发怒，变了脸色……该隐起来打他兄弟亚伯，把他杀了……耶和华说：你作了什么事呢？你兄弟的血有声音从地里向我哀告。地开了口，从你手里接受你兄弟的血。现在你必从这地受诅咒。你种地，地不再给你效力，你必流离飘荡在地上……

——《旧约·创世记》

—

熟悉老铁匠的人，都知道他有个宝贝。这个宝贝，就是那盏白瓷酒盅。老铁匠喜欢喝酒，不过他不喝大酒，每餐就那么三盅，每盅九钱。加在一起还不到三两，从不多喝，谁劝也没用。每一次老铁匠只呷一小口，继而夸张地抽动一下鼻子，就像这酒多苦多辣似的。

老铁匠原名田希余，老家在山东沂源。上个世纪大炼钢铁时，他跟着鳔居的父亲来东北讨饭。路过廉家烧锅屯，父亲田震瓜无意中说自己开过铁匠铺，生产队长李宝松，当即捡了一锭狗头金似的，让一位村民把闲置多年的马架子收拾出来，给爷俩儿安了一个窝。父子两人也落得高兴，这段日子一直在附近转悠，大致了解这一带情况。廉家烧锅屯乃至整个勤劳公社，人口稀少，土地却多得种不完，人均都有几十亩。这几年收成虽然

不好，吃饭依旧不成问题，起码能保证每一家的口粮。比起老家来，简直就是天堂。从此，田希余这个名字，就被人淡忘了。廉家烧锅屯村民们，又给他取了一个新名，叫小铁匠。这个名字还不坏，虽说没有任何褒义，也不含任何贬义。这对于讨了半年饭，见过各种嘴脸，并学会隐忍的他来说，已经足够了。在迁移户口时，廉家烧锅屯村民才知道，田震瓜解放前不仅开过铁匠铺，还有七亩地，土改时被划为富农。他和屯里老地主廉虎一样，都是“四类分子”。从那以后，田震瓜便和坐地户廉虎，同样受到重视，每逢运动都能露露脸，让廉家烧锅屯，白捡了一个批斗对象。

两个人就能组成一个社会，在两个人的社会里，性格、文化、经济地位因素的差异，可以确定出各自扮演的角色。一位哲学家说过，性格和态度决定命运。这句话，一语道破了性格、态度与命运之间的关系，因此被后世奉为经典。遗憾的是，这位哲学家却忽略了一个事实，那就是性格、态度与命运之间，固然存在联系，但并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最重要的是，他还忽略了命运对性格，以及态度的反作用。廉家烧锅屯虽小，却远远不止两个人。于是，家庭成份和社会地位，完全湮没了小铁匠那点残存的自尊心，让他彻底学会谦恭和隐忍。

由于是戴帽的，加之外来户底子薄，小铁匠田希余始终没讨到老婆。就在那时，他跟父亲学会喝酒，学会抽鼻子。

为传续香火，1966年，田希余回到老家，用十五斤小米，娶来大地主家的小女儿吴立梅。从此，这个家便有了一个女人。

第二年，他和吴立梅的儿子出世了。父亲给孩子取了一个名字，叫田文革，说名字通俗一点好，好记也好养活。孩子的确好养活，很快就能满地爬了，田震瓜却因一场小感冒，引发肺炎离开了人世。

父亲死后，三十多岁的田希余，便自动升级为老铁匠。尽管从大炼钢铁后，他没打过任何铁什。

这些年里，这盏白瓷酒盅，伴着老铁匠一同失落过失落，委屈过委屈，悲伤过悲伤，愤怒过愤怒。当然，在这三十多年里，酒盅也曾高兴过几回。一回是儿子出世，还有一回，是儿子娶来邻村的鞠家三丫头。再有一回，就是鞠三杏生下田浩，虽说注定要被罚款，但毕竟是个男孩。四年前，田恬出生那一回，当然不算数。只有一个儿子的老铁匠，希望田文革和他一样能耐，也整出一个带把的，为七代单传的田家传宗接代，那天他喝的是

闷酒。田文革考上高中那一回，就更不用说了。到县城念书，花钱自不必说，老铁匠还觉得，只要认识几个字，不做睁眼瞎就行了，念那个高中又有啥用？要是考不上大学，还不是一样种地。

直到儿子因打架，被县一中开除回乡后，田家的日子才一天好过一天。小酒盅的苦恼，也一天比一天少。当然，苦恼也不是一点没有，儿子在县城里见过大世面，想法特别多，总想过上富裕日子。最近他还和老地主廉虎的大孙子，在镇上开了一家商店，卖些手电筒、电子表之类的家用电器。对于田文革开商店这事，老铁匠打心眼里不赞成。钱够花就好，地垄沟里刨钱，已足够一家开销，挣那么多钱有啥用？父亲当年不就是出徒后，不安分开起一个铁匠铺，买了几亩地，在土改时被划为富农的吗？要是将来再有啥运动，上下几代清算，儿子这辈子不又完了？再说廉大伟那小子，一心钻到钱眼里，从不吃亏，还总想占别人便宜，这种人能靠得住？这些话，老铁匠从来没说过。他也不知道，说了也是白说，还不如跟酒盅聊一聊。

由于酒盅和老铁匠，一同受过很多委屈，他对这盏酒盅格外金贵，就是后来成为心头肉的孙女和孙子，也不能随便碰一碰，别人更是休想。

一九九四年二月五日，这种夹杂着淡淡郁闷的幸福生活，也随着那盏小酒盅一同破碎了。

那一天，是农历腊月二十五。这盏白瓷酒盅，竟从老铁匠手中，掉在炕头上，碎了。白花花的碎片，尖锐地刺向空中，仿佛要刺破苍穹，把这些年的委屈与苦恼，都倾诉出来。又像惊愕地看着主人，质问为什么要这样对待自己。炉火不时从炉盖的缝隙中，探出头来，偷偷地窥探着，又被凝重的气氛吓着般，急忙缩回炉膛。

坐在炕头上的老铁匠，却像什么都没有察觉，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派出所张公安手中，那张薄薄的纸。

过了良久，老伴儿吴立梅，突然大叫一声：“儿呀！我的文革呦！你咋能干这伤天害理的事呢……”说完，吴立梅喉咙里咕噜一声，一口气没捋上来，直挺挺地向后躺去，倒在炕梢上。

偏坐在炕沿上的鞠三杏，似乎也被张公安带来的消息，吓丢了魂儿。见婆婆昏倒在炕梢上，她才急忙放下咂着奶瓶的儿子，一边扶过婆婆的头，一边掐人中，大声呼唤着：“娘！娘！你醒醒！”

吴立梅半晌才醒过来，抽噎着、含混不清地说着什么。见婆婆并无大

碍，鞠三杏偷偷擦把眼泪，小心翼翼地走到公公近前，带着哭腔劝道：“爹，你先签上字，张公安还等着呢。”

“是呀，老铁匠，你先把字签了。”张公安面无表情地催促着，“你们一会儿好好商量商量，田文革的事该咋办，我还等着赶回派出所呢……”

刚听到儿子犯下人命官司时，老铁匠有些不敢相信，可他知道，张公安不会大老远跑来开这个玩笑。人家还拿着逮捕通知书，白纸黑字写着，那还能假？张公安说，这叫啥一时冲动。再冲、再动，也不能两句话不合，就把人杀了吧？那是一条人命，不是小鸡小鸭。杀人是死罪，这不是跟别人过不去，而是跟自个儿过不去。

老铁匠越想越害怕，可是这事不管怎么想，都要在这张纸上签下名字，都要承认儿子杀人的事实。

木然地看一眼张公安，老铁匠机械地接过钢笔，抖抖索索地在逮捕通知书上签下名字。然后他轻轻摇摇头，任凭两行浑浊的老泪，模糊了双眼……

张公安刚走，就在一家人不知所措时，一张俊俏的瓜子脸，顶着棉门帘，小心翼翼地探进田家东屋。这张瓜子脸，显然经过精心打扮。上面厚厚地施过一层脂粉，眉毛也被细心勾勒过。只是这两道眉毛的弧度，略显大了一些，就像一副半边的玳瑁眼镜。眉毛下面，是一双顾盼生辉的美目，氤氲着说不出的狐媚。鼻子和一张嘴倒也周正，恰到好处地镶嵌在应有的位置。遗憾的是，唇膏的颜色，似乎过于浓重。仿佛一朵红玫瑰，被人遗弃在白色的垃圾袋里，又不幸被踏上一脚，不甘寂寞地讲述着昔日韵事。乌黑的发髻，当然是油光光的，这一点从衣领内侧也可以看出来。绣花棉袄衣领，外侧光鲜耀人，里面凸起的地方，却被劣质头油染黑的皮屑，漆得油汪汪的。

见到这张瓜子脸，鞠三杏本能地把头转向屋角，就像没看见。可她又不情愿地，调动好每一根神经，下意识地要听听，这张瓜子脸的嘴中，到底能飞出什么妖蛾子。

瓜子脸见没人搭理，机动雷达似的，一边四处扫描一边扭着腰，来到鞠三杏身边，拿捏着腔调说：“嫂子，大哥的事，我都听说了。要说这事，也不能全赖大哥，廉大伟也不是不了解大哥，有啥话回家说呗，搁火车站跟他吵吵啥？”

想了想，瓜子脸接着说道：“大哥从我家，拿的两千五百元钱，都是抬的。你说以后我们可咋还呢？”

说完，她又用眼角余光，瞟了瞟老铁匠。

“志刚媳妇，你放心，文革不管搁你家抬多少钱，不管几分利息，东西院住着，我们都得还，这两天先容个空……”老铁匠机械地把手伸向酒盅，却没摸到。低下头看一眼酒盅碎片，他回手从炕沿上热水盆里，抄起白瓷壶，嘴对嘴呷一口酒说道。儿子从隔壁邻居李志刚家，借这笔高利贷的事，老铁匠知道。不过尽管心里不同意，当时他还是忍住没说啥。

“大叔你误会了，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那种人吗？你家刚出事，我就来要账？”李志刚的媳妇王家惠急忙接住话茬说：“钱是人挣的，就是不还还能咋的？”

见老铁匠没搭腔，王家惠继续说道：“话又说回来了，大叔也不是那种欠钱不还的人。月利三分，我不要了也没啥。不过你们要是硬给，我也不能不接着，好像我瞧不起人似的。”

停了一会儿，她又说道：“东西院住着，你家出这么大的事，我能不过来看看，帮点啥忙吗？廉大伟已经死了，咱屯子总不能再搭一个吧？我二舅四连襟，在县农贸市场，摆摊卖水果，认识老鼻子人了。实在不行，咱找找他？都说现在办事，不能白求人，不过我估摸着，有这层关系，也花不了多少钱。你们要是同意，咱们先合计合计该咋办，再到县里找人。”

“田恬她婶，那你就多费心吧！我家到县里，两眼一抹黑，一个亲戚都没有……”听说能救儿子，吴立梅抓住救命稻草般，挣扎着要坐起身。

鞠三杏扶起婆婆，摸过一个枕头给她垫上，低声说道：“先不用家惠找人，料理完家里的事，我去县司法局找慧娟。听文革说 she 现在是律师，这几年虽没啥来往，我琢磨着这事她也能管。就是……廉家的事，该咋办？廉家说不上急成啥样呢？实在不行，一会儿我去看看，说点软和话。”

“田恬妈，你就甬去了。”老铁匠低着头，像是自言自语说道，“谁家摊上这事都难受。不管咋说大伟是文革杀的，我这个当爹的出面，总比你去好。万一人家说啥难听的，你面子矮，再跟人家犟起来，就更不好办了。”

就在几个人商量如何料理后事时，一个中年汉子，撩开门帘闯进屋来，径直走到老铁匠跟前，粗声说道：“大爷，我听说你家文革出事了。前几天，他从我家拿走两千块钱，说好这次进货，给我带一台十八英寸大彩电。现

在文革进去了，你看是不是得想办法，把钱还我！”

“这些钱我还……我还……”老铁匠看着中年汉子，无可奈何地说道：“欠债还钱，天经地义。文革借的钱，我能不还吗？他好像还该不少钱，我先把账拢一拢，你容我几天吧？”

“那可不成！说好给我带一台大彩电，电视没买成，就要把钱还我！再有几天就过大年了，我们全家都等着看电视呢。今儿个拿不到钱，我就不走了！”中年汉子一边说，一边大摇大摆地坐在沙发上。露出弹簧的破沙发，不堪重负似的，猛然凹陷下去。

“这八百元钱，你先拿着。这是夜个儿下晚，村委会返还的黄豆款。余下的钱过阵儿再还你，现在就别逼我们了，家里真没钱了……”鞠三杏见中年汉子耍横，忽然想起手中还有一笔钱，翻开棉袄下摆，从一个小手帕里，拿出包得整整齐齐一沓钱。鞠三杏和中年汉子都没料到，站在近旁的王家惠手疾眼快，一把将手帕和钱抓在手里，嘴里还嘀咕着：“我是先来的，这些钱就得先还我，干啥都要讲个先来后到吧？”

说完，她又抬起头，对中年汉子说：“姐夫，我也等着用钱，你买电视不急。过几天，老田家一炮儿还你。”

中年汉子出手慢了些，看到钱全被小姨子夺去，便蹿上一步，准备到王家惠手里抢。王家惠扫了一眼，见根本不是对手，一把解开棉袄，将钱塞进红色的胸罩，挺着丰满的胸脯，厉声说道：“抢！你敢到老娘这儿来抢吗？你要敢抢，看公安局不把你抓进去，和田文革一起挨枪子！”

王家惠的气势，似乎彻底吓倒了中年汉子。他盯着红色胸罩上，两只交欢的虱子，咽下一口唾沫，后退一步心有不甘地说：“好男不和女斗。我不勒你，看你姐惯不惯着你！不给你脸挠成土豆丝才怪！”

他这一退，却撞开田家的东屋屋门，门外哎呀一声，摔倒几个闻讯而来的村民……

中年汉子定下神，一楞眼扫到屋角那台新电视，三步跨作两步，冲上前抱起电视机说：“钱我不要了，这台电视旧点，我认倒霉，就拿它顶账吧！”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看到中年汉子的行动，屋外的村民一拥而上，七嘴八舌地义务为田家搬起了家。那只白瓷壶，也被蜂拥而至的村民，挤到地上碎成几片，又被踩成粉末……

面对疯狂的村民，老铁匠不知该说什么，无动于衷地盯着何建民，任

凭他大摇大摆地，拎走满满一塑料桶老白干。

这种明目张胆的抢劫行为，让鞠三杏也失去了理智。她疯了一样，尖叫着冲进人群，却很快被红着眼的人们挤出来，抱起早已被吓得不敢出声的两个孩子，躲到角落嚎啕大哭起来。更惨的是王家惠，精心雕琢的瓜子脸，彻底变成了大花脸。像戏台上小丑一样，分不清鼻子和嘴脸，她却依然顽强地，抱着那台摔碎的双卡录音机，嘴里还不停嘀咕着什么……

二

屯西头田家遭抢的同时，屯东头廉家，也已乱成一团。

中午时分，病歪歪的大伟妈，炒好一盘干豆腐白菜片，放在端坐在炕头上的廉庆龙面前。她又从大锅里，盛出一盆杀猪菜和一盖帘熇好的粘豆包，一同摆到炕桌上。婆婆把饭菜摆上炕桌，大伟媳妇已为三间屋子扯好拉花，贴上“福”字和挂钱。经她这么一捋飧，三间草房顿时亮堂许多，显得喜气洋洋，立马现出过大年的气氛。

四岁的廉永泉，吵闹着不肯吃饭，非要妈妈再给一串挂钱玩。看着蹦蹦跳跳的孙子，廉庆龙假装生气说道：“泉子，过来！跟爷爷吃饭！”

爷爷这么一叫，廉永泉虽心有不甘，还是乖顺地爬上炕头，撅起小嘴，拿过那柄专用小饭勺，像受多大委屈似的。

廉庆龙看着眼泪在眼眶里打转的孙子，慈爱地拍着他的头说：“泉子听话，吃完饭叫你妈多绞几串，让你玩个够。”

屯子里串门，从没有敲门的习惯。气喘吁吁的李志刚闯进廉家，斜对门口坐着的廉庆龙，一眼就看到他，欠了欠身子说：“大侄子，啥大不了的事，给你急成这样？大冷天儿，快上炕！陪四叔喝两盅，暖和暖和身子！”

见李志刚还在喘着粗气，一动都没动，廉庆龙又招招手说道：“要是有事，边喝边唠。这是你大伟哥，前几天买的小烧。酒特好，快赶上我家你爷爷，当年烧的了。”

说完，他又对偏坐在炕沿上的大伟媳妇说：“泉子妈，快给你大兄弟添双筷子，拿个酒盅。”

李志刚喘着粗气，直愣愣地看着廉庆龙，又看了看大伟妈，半晌才说出一句话：“四叔……夜儿个下晚……大伟哥，让田文革杀了！现在搁太平间呢。公安局给村委会打来电话，要家属过去处理后事……”

“这个小鳖犊子！胡嘞嘞啥呢？！大伟和田文革，夜个儿刚去哈尔滨，你就搁这儿，红口白牙咒他们。信不信，我揍你个鳖犊子满地找牙？”廉庆龙火了。很少发火的廉庆龙，因愤怒扭曲着脸，恶狠狠地骂道。

看着盛怒中的廉庆龙，李志刚喘着粗气，结结巴巴地说：“四叔……你……甭急眼……听……听我慢慢说……”

李志刚说，因为要到省城进货，田文革还在他媳妇手里，三分利抬了不少钱。昨天上午，田文革和廉大伟凑齐四万元钱，准备坐晚上火车去哈尔滨。四点多钟时，俩人在小吃部吃完饭，廉大伟说，还有两个多小时才能动身，要去看看在县城做生意的弟弟，就把钱放在一个皮包里，让田文革拿着。田文革独自一人留在火车站，在售票大厅里，他看见几个人玩扑克，就站在边上瞧热闹，发现摆扑克那人特呆儿，用两黑一红三张扑克倒换几下，放在一块红布上让人猜，输了不少钱。他听说过这是骗人的把戏，看了一会儿觉得有些口渴，回身走到一个摊位前，打算买一瓶饮料，这时才发现皮包被划了一个口子，里面的四万元钱也不见了……廉大伟回到火车站后，听说这事就急了，还和他吵起来。田文革本来就在火头上，吵着吵着两人就打到一起。厮打过程中，田文革在卖熟食的小摊上，抢过一把刀，几下就把廉大伟捅死了……

坐在廉庆龙对面的大伟妈，一直怔怔地听着李志刚的叙述。当他结结巴巴，把来龙去脉说完，大伟妈无力地抬起一只手，像要捂向胸口，人却被抽筋似的，倒在炕梢上。

听完这个不幸的消息，刚刚拿来筷子和酒盅的大伟媳妇，身子一软也瘫坐在婆婆身边。看到婆婆倒在炕上，她硬撑着打算扶起婆婆。廉庆龙扫过儿媳妇一眼，厉声制止道：“不要动！你妈心脏病又犯了，快拿速效救心丸！”

接过儿媳妇递过的急救药，廉庆龙倒出几粒，迅速喂进老伴儿嘴里，又异常冷静地抬起头，对李志刚说道：“大侄子，这是命！命里不该有这个儿子，我认了。救活不救死，我先把您四婶送到医院，再去公安局。”

“四叔……我也和你一趸去吧……万一有啥事，也能帮上忙。”看着

廉庆龙的脸色，李志刚嗫嚅着说道。

廉庆龙看看躺在炕上的老伴儿，沉重地点点头……

说话间，大伟妈微微睁开眼睛，用微弱的目光，定定地看着老头子，像在不停地追问：为什么呀？老天为什么，要让大伟这么走了？

看着老伴儿，廉庆龙心里一阵酸楚。他在家中排行老四，上面三个都是姐姐，老伴儿过门后，也接连生下三个闺女，为这事她没少挨公公的骂。就是在那时，憋气窝火作下的心脏病。后来怀上老四，大夫说这种病，必须立即终止妊娠。老伴儿要强，谁劝都不行，一门心思要生个小子，结果真是个带把的……前几年开始搞改革开放，不再讲成份，廉庆龙还被选上屯长。廉家好不容易过上好日子，如今这个儿子却没了，还是被人杀死的，不要说大伟妈，就是廉庆龙也差点没被这个噩耗击垮。不过廉庆龙知道，此时必须撑下去。打碎牙要咽到肚子里，屯里人都在看着廉家，无论如何也不能在这个时候倒下。

为了这个家，为了这张老脸，就是装也要装得像个爷们。想到这些，回头看一眼已被吓傻的儿媳妇，廉庆龙黑着脸说道：“这节骨眼上，还不赶紧套车，送你妈去医院！”

大伟媳妇放下偎在怀里、一声不吭的儿子，连围巾也没扎，就来到户外。她牵过枣青马，摸索着放好马鞍，却忘记系肚带。套好车，大伟媳妇又回到屋里，与公公和李志刚一道，用棉被将婆婆裹得严严实实，然后抬到车上……

三

怒火中烧的廉领弟，领着一群人赶到屯西头时，田家早已狼籍一片。

家里稍稍值钱的东西，都被抢走。所有箱子柜子，也都被翻个底朝天。鞠三杏屋里，还没完全褪色的大立柜柜门，只剩一个折页连着。半块歪歪斜斜的镜子，空洞地映着这幅凄惨景象。由于来人太多，不知谁见无法挤进屋，干脆将窗子打烂，直接跳进来。透过破碎的窗子，雪花飘飘洒洒落进屋中，落到冰冷的炕上，再被回灌的寒风吹成一堆，在窗下堆成一道雪脊，像连绵不绝的山脉。